

歷史與空間

憶傳媒奇人艾豐

5月19日，我國現代著名報人、高級記者、中國新聞文化促進會副會長、中國發展研究院院長艾豐教授辭世，噩耗傳來，令人扼腕。

原籍河北省玉田縣的艾豐是新聞界一位傳奇。他1961年畢業於中國人民大學新聞系，進北京人民廣播電台工作。1978年恢復高考後考入中國社科院研究生院，成為「文革」後首批研究生。1981年艾豐獲碩士學位，調到《人民日報》工作，1996年任《經濟日報》總編輯。

我說艾豐是傳媒奇人，並非因為他40歲以後才開啟記者生涯，屬「大器晚成」一族；也不是指其新聞作品和專著源源不絕，名聲鵬起。而是因為他不啻是一位勤奮好學、著作等身的高級記者和新聞學家，還是一位跨界、多棲、關注社會各個領域的學者型專家，這在當前中國可謂鳳毛麟角、難能可貴！

艾豐是一位著名新聞學家。從1982年他出版《新聞採訪方法論》到1993年推出《新聞寫作方法論》，作為一名學者型新聞記者，艾豐的新聞作品林林總總蔚為大觀，他為《人民日報》、《經濟日報》撰寫的大量社論、短評、通訊、特寫更是膾炙人口、百讀不厭。1988年榮膺我國社科類著作最高獎——首屆「吳玉章獎金」的《新聞採訪方法論》就是我多年來常讀常新的「枕邊書」。他的《中國新聞傳播媒介發展大趨勢》一書更是轟動一時暢銷書。1991年艾豐榮膺我國新聞記者最高獎「范長江新聞獎」，乃是眾望所歸了。

艾豐也是一位優秀雜文家。他的《溫州奇人》、《思想的筆》、《最重要的是什麼》等篇章都是精品雜文。同樣喜歡雜文的智庫學者、著名經濟學家王夢奎，曾提到艾豐的學識與雜文，還向我推薦《艾豐通用文庫》的《世紀宏論》、《中介論》、《三做談》、《古今談》等著作，寫做人、做事、做官的《三做談》和雜侃旅遊和人文景點的《古今談》，每篇都是好看耐讀的好雜文，充滿文化自信。他的格言集《艾豐隨感210條》更是有感而發的真知灼見，他親歷中國的戰爭、運動、建設和改革年代，這些對生活認真思考後的金玉良言，總會令人扼腕深思。

艾豐還是一位傑出經濟學家。早在1986年，擔任《人民日報》經濟部主任時他就採訪過時任國家經委副主任朱鎔基，這是朱鎔基第一次亮相中央黨報，艾豐在文中闡述朱重視「宏觀調控」的經濟思想。翌年，艾豐又以《理一思路》、《試析對當前改革形勢的認識》等文全面分析我國經濟改革框架和思路；他1989年發表的《首鋼啟示錄》，旗幟鮮明提出國企改革必須遵循正確方向，受到中央領導首肯。1990年，艾豐在報道湖北襄樊經驗中提出「中觀經濟」新概念，報道東風汽車集團先進事跡時提出打造現代化企業集團新思路，1994年艾豐在國內首提「資本運作」新概念，他也對「一國兩制」後香港的經濟發展寄予厚望……這一切在國內外產生積極影響。1998年艾豐作為第九屆全國政協委員遞交了「小城鎮、大戰略」建議，受到上級重視，黨的十五屆三中全會文件添加了此項內容。

艾豐又是一位出色的社會學家。他的視角緊跟時代脈搏、關注社會萬象。1982年他發表長篇通訊《現代化覺悟》，對落實知識分子政策提出自己看法；述評文章《水，讓我們重新認識你》直面北京的缺水問題；一篇《重視城市的中心地位和作用》，更對現代社會城市化問題提出新解。1983年，艾豐發表李瑞環親自領導「引濼入津」工程的長篇通訊《背水之戰》，獲譽多多。1984年發表《需要你——軟科學》更為年後的全國軟科學大會做了鋪墊；他寫的記錄我國最早實施「包產到戶」報告文學《已是山花爛漫時》，以活生生事實印證中國社會的歷史性變革；1997年他組織《黃河斷流萬里探源》大型採訪活動，向中央獻計如何解決黃河斷流問題，朱鎔基、溫家寶做了重要批示。1999、2000年他在全國政協大會上作《重視和加快城鎮化》和《東中西一體化，促進西部大開發》發言，引發熱議。

艾豐同樣熱心社會活動。1988年，他與范敬宜、陳柏生、吳昊等媒體大腕組建中國新聞文化促進會，出任常務副會長。他充分利用傳媒影響力，於1992年發起並組織聲勢浩大的「中國質量萬里行」活動，對質量的市場保證體系做了詳



盡闡述，提出解決質量問題的「上溯一級責任」原則。同年北京成立中國第一個以保護名牌為宗旨的「馳名商標保護組織」，艾豐親任該組織主任，宣告《名牌宣言》，大力呼籲名牌戰略。1994年他在福州召開的馳名商標保護年會上，作《我們要做開路先鋒》主旨演講，喊出「創造名牌，宣傳名牌，保護名牌，發展名牌」口號；翌年他在安徽主持全國名牌大會，作《國際競爭和名牌戰略》報告，首次從世界眼光講述名牌戰略重要性，名牌戰略遂被寫進國務院《質量振興綱要》。作為品牌中國產業聯盟主席，艾豐被譽為倡導中國名牌戰略第一人。

一名記者，在新聞、經濟、政治、哲學、文化等多個學科均有建樹，艾豐81年的傳奇人生可謂精彩紛呈。艾豐極富使命感，又凸顯個性。談到怎樣做個好記者，他說：「一個好記者，要想總理理想的事，要做一支思考的筆。」1991年獲頒范長江新聞獎時，他說：「到現在為止，我還沒有一篇新聞作品獲獎，不過我想為此遺憾的應該是評獎者，這麼好的記者我們怎麼把他遺漏了呢？」

暢銷書《中國高層智囊》把艾豐列為「影響中國發展進程的人」，讚賞他「唱歌跳舞、抽煙喝酒、打球駕車詩朗誦，永遠精力充沛、『侃』興勃勃。」據說，當年艾豐為了這輛用稿費買的二手車，還在人民日報編委會上了解釋，他打趣道：「在中國，領導幹部用公車辦私事不是問題，開私車辦公事卻成問題了！」一如《人民日報》總編輯范敬宜給艾豐題字「艾郎才氣勢縱橫，名滿神州一奇星」。我讀《艾豐隨感210條》，其中一些句子堪稱做人、處世和為文的寶典金句，如「一個人的缺點往往是他的優點延長」、「改革者常處於兩難之地。要刺破舊觀念、舊體制的厚皮，不露鋒芒不行」……這就是艾豐，一個有血有肉的燕趙漢子！中國新聞史上注定有他一頁！

書若蜉蝣

葉輝

直覺與客體感應融合

話說柏格森的直覺論述，就認為分析及重組的方法其實乃還原方法，將要了解的事物分析、分解，還原基本的、獨立的、已知的元素，再透過了解基本元素及外在關係，將元素再組合，諒可達至對事物的認識，此為還原法；比如要了解機械鐘，就要將之拆開，分解為齒輪，透過了解齒輪之間的相互關係，再將此手元素重新組合為機械鐘，即可了解機械鐘。

此一機械鐘重新組合，與未分解的機械鐘並無分別，分析及重組對認識靜止或無機的物質大有幫助，但卻不可了解生命，例如要了解一隻青蛙，若將牠分解為基本部分，再將分解的基本部分重組，原先充滿生命的青蛙可能就不再復見了。

掌握真實時間或生命實在，僅可透過直覺；何謂直覺？柏格森認為直覺可用語言概念解釋，但直覺乃生命內在體驗，直覺及其所把握的形而上實在不可言說，此所以直覺為神秘經驗；理智在事物外面，直覺則為感應或同情(sympathy)，藉此投入對象之內，以便與無法表達的相契合；簡言之，直覺乃並無利用概念為媒介，切入事物之內直接掌握，直覺即認知者對客體感應。

直覺亦為同情體認(empathic identification)，柏格森以小說為例，小說家欲寫小說，如只站在旁觀者立場，就不能流露主角的真感情；但如融入角色，作者與主角融合，遂流露角色感情；另外，柏格森認為理智為了功利或

實用，為了自我生存(survival)或適應環境，此所以理智為了功利而非為了認識真理；直覺並非為了生存及功利，其實乃純粹感應；柏格森遂有此說法：「直覺指並無利害關係(disinterested)」、具有自我意識的本能。」

直覺為哲學方法，認知者可體證形而上的真實，此即真實的時間「綿延」，並非平常的時間；此為量的時間、抽象的時間、數學的時間、空間化的時間，而真實的時間為質的時間，關乎實際事物(actual entity)或實際生命的時間；柏格森認為綿延並非幫助，但卻不可了解生命，如空間中的線段，由點組成，點與點間分離或非連續，而綿延卻連續的(continuous)，當考慮特殊例子，即自我意識流，就會發現前一瞬間的意識與後一瞬間的意識並非分離，而「前後通貫、密意綿綿、前延入後、後融納前一體」。

詹姆士嘗言，新經驗對先前經驗攝取(appropriate)而導致，此為經驗記憶與累積；意識如此，宇宙中事物亦如此，故此「綿延」乃時間的連續流動，亦為不斷創新歷程；數學時間同質，前一瞬間與後一瞬間完全相似而並無分別，真實時間即生命創造，從而產生新異性(novelty)，前一瞬間與後一瞬間或很不相同，比如新物種(species)出現，因而異質，即宇宙生命的連續流動及創新歷程；宇宙的真实就是「綿延」，本質就是「生命衝動」(elan vital)，此為普遍宇宙生命的無限創造力。

詞度墨香

詩：施學概 書法：梁君度



抒懷 詩詞墨香

伯天施學概鞠躬

婉轉詩情深似海， 逍遙墨蹟煥如霞。 天孫織錦千家裕， 驢馬驅車一路除。 且借重巒作畫， 好將頑石點成花。 留香聚雅維桑梓， 大夢同圓炫彩華。

己亥年三月廿四

豆棚閒話

每年春降人間，北京西長安街新華門兩側的紅牆前，聖潔端麗的白玉蘭，像雪花般瞬時盛開怒放。無數遊人行立花前，嘖嘖驚歎此地玉蘭之高、之密、之純、之美。照相機、攝像機、手機相機，一時間威力大發，在多少隻巧手撥動下，把這聖潔花仙的靚姿，一一記載下來，定格為遊人們永久珍藏的美好記憶。

我每年都要為紅牆白玉蘭留影。二十多年過去，日積月累，數不清有多少張了。記得我為她拍的最早照片，是用普通的膠片相機攝取，發表在1994年3月的中國攝影報上，題目是《紅牆春訊》。16年前的報紙，都沒有彩印，攝影報紙也不例外。我用彩色膠卷拍攝的白玉蘭美照，印出來只能是黑白的。但這份黑白報紙，我一直保存着，因為我不只珍惜自己這幅攝影作品，更疼愛這幅照片中一朵朵亭亭玉立的、高貴可人的白玉蘭。

白玉蘭是報春的歌星。每當大地春意萌動的時候，她首先敏銳地感應到春的消息，把她集聚了一年的精華，用朵朵潔白的花兒迸發出來，向人類昭告：春天來了！春天來了！她和鵝黃的迎春，青翠的綠柳，粉紅的桃花等等花仙樹神，一起彈奏出響遏雲霄、激盪人心的曼妙輕柔的春天奏鳴曲。為此，她還博得了望春花、應春花、玉堂春的美名。她帶給人類春光、春暖、春情、春愛，

亭亭玉立白玉蘭

成志偉

誰不為她的一片春心感動啊！

白玉蘭是聖潔的天使。她朵兒碩大，通體潔白，在陽光照耀下，質樸無華，高雅脫俗。人們把她比作道德高尚、不染纖塵的君子。在芸芸眾生間，她讓人信賴，令人尊敬。如果把誰比作白玉蘭，那就是對這個人最崇高的評價。在上海的魯迅墓前，栽植着高大的白玉蘭；在北京的魯迅博物館庭園裡，也生長着白玉蘭。這聖潔的花朵，正是偉大文豪一生追求光明、心繫人民，決不與黑暗及腐敗同流合污的美好品格的象徵。魯迅不幸病逝後，被中國民眾自發地讚譽為「民族魂」，正是他白玉蘭般高風亮節的最好證明。

白玉蘭是感恩的慧者。白玉蘭的花語，就是聖潔、報恩。她吮吸大地之養料精液，沐浴自然之光華甘露，接受人類之培植哺育。她知恩圖報，念念不忘的是傾全力回報大地與人類。她不僅以淨潔無暇的美花愉悅大眾，而且坦誠地奉獻出自己的莖葉、花瓣、枝幹，演化為玉蘭油、玉蘭餅、玉蘭糕、玉蘭茶，供人們品食、藥用。為了人類的健康與快樂，她努力報恩、不知索取，這是多麼高尚的犧牲精神和超人品德啊！

白玉蘭這些優秀的特性，使她成為人見人愛的高貴觀賞花木。北京郊區頤和園、大覺寺、潭柘寺那些古老、名貴玉蘭樹上的花

朵，歷來是人們踏青時爭相親睹的賞心美景。而今天，北京城裡的白玉蘭越來越多，石景山的國際雕塑公園裡，一下子栽下了5,000棵玉蘭樹，一到春日，滿樹的白玉蘭、紫玉蘭雲蒸霞蔚，洋洋大觀，真是美極了。在長安街國家大劇院門前，新種的白玉蘭也已綻放多年，如今每年都開得如火如荼；與馬路對面的紅牆白玉蘭交相輝映，釀造出更加濃郁的春意。

現今，在北京城區街道上、小區綠地裡，白玉蘭、紫玉蘭星羅棋佈，充分反映了京城百姓對玉蘭花的衷心喜愛。我所居住的宣頤家園小區，也栽種了不少白玉蘭和紫玉蘭，一到初春便率先吐露出美麗的花朵，惹人喜愛。全城玉蘭盛開，正是表達了淳樸的民眾以美玉蘭為師，追求聖潔、感恩的高尚人生，奮發前行開創更多幸福生活的真摯美好願望。



北京長安街紅牆白玉蘭。 作者提供

浮城誌

王恩勝

爬上樹頂的藤蔓

一場大雪如白亮的毯子鋪在廣袤的大地上，白茫茫的一片中，幾棵爬滿藤的柳樹特別引人注目：藤纏繞着滿樹，一直繞過樹頂，彷彿深褐色的繩子緊密地綁着粗壯的樹幹。那藤牙舞爪，彷彿要跨越樹頂採摘天上的雪花似的。

這幾棵柳樹守在這路邊已經二十多年了。上學時我每天路過這裡，都是來去匆匆，很少為它們駐足，更從不曾仔細觀察。是大雪封路好幾天了，我才注意到這全身爬滿藤的柳樹。

樹和藤蔓，一種熟悉又陌生的味道在我思想的土壤裡瀰散開來。是否，曾經的過往都自然透瀟着一種熟悉的味道？我無法確認。熟悉的是樹和藤在我的生活中太常見了，常見到根本無視它們的存在。熟視無睹，就是這個道理。如今，當我仔細端詳這樹與藤時，一種陌生感和新鮮感爬滿我的心頭。

對於藤蔓，我以前一直覺得它軟弱無骨，或者匍匐在地，卑微渺小，

或者攀附着別的身軀向上爬，毫無個性尊嚴可言。但現在這一樹藤蔓卻給我與眾不同的感受，它柔弱的身姿裡透射着一種異樣的堅強和骨氣，彷彿不管外界如何嘲笑它，它只管拚卻自家性命也要向光明和溫暖生長。那種倔強與不屈，讓我看到力量與高度。

炎熱夏日，去外婆家，我又一次路過這裡，又一次見到了這纏繞在柳樹身上的藤蔓，自然地多看了一遍，這藤蔓已是容顏煥發青翠逼人，高過樹頂的藤蔓仍然昂揚着頭，搖曳在暖陽清風中，用自己的姿態成長，快樂着自己的快樂。一種人往高處走的生命激情也隨之充盈着我的心間。

社會發展日新月異，人生短暫寶貴，我們生命的旅程該怎樣度過？既要腳踏實地，在大地上扎下根，又要仰望星空，實現人生理想。一萬年太久，只爭朝夕。我們何不學學藤蔓，哪怕自身柔弱，也要學會憑借，也要倔強地向著理想奮鬥。人生的高度，是通過不斷的努力爭取到的。

來鴻

午後，聽一曲《踏歌》，養眼清心：舞者窄身綠衣，邊歌邊舞，舞時擰腰扭肩，俯仰之間，欲進還退，綠色長袖一收一拋，一搭一甩，節奏舒緩整齊，簡極又美極，正如傅毅《舞賦》中說：羅衣從風，長袖交橫。恍惚間被這舒展的長袖，帶到了千年前的民間，感受那時的浪漫情思：君若天上雲，儼似雲中鳥。相隨相依，映日浴風。

長長的水袖，是舞台上絕美風景之一，如行雲流水，柔媚多姿，令人驚艷。動作多達幾十種，有抖袖，繞袖，翻袖，摺袖，掩袖，投袖，揚袖，兜袖，掠袖等等，表達人物的喜樂悲辛。光看這優美而詳細的名目，就可想見表演出來是多麼的賞心悅目。

長袖，美矣！素雅的清麗乾淨，鮮艷的描花繡朵，寬大輕柔，與身體隔着距離，衣袖隨着手臂抬起，停留，輕舞，行走，彷彿輕風拂柳，流水落英。

春花秋月行千載，誰將長袖動光陰？古人的衣袖又長又寬，據說標準是手背向上反摺到肘部，袖長是臂長的1.5倍。袖子直徑在二尺二寸以上，相當於現今女子的腰圍尺寸。東漢民謠唱道：「……城中好廣袖，四方用匹帛。」在當時，袖子的寬大修長是人們對美和時尚的追求。袖裡乾坤大。《聊齋誌異》「羣仙」裡羣

誰將長袖動光陰

翁秀美

道人的衣袖「中大如屋，伏身入，則光明洞徹，寬若廳堂；几案床榻，無物不有。」尚秀才與歌女惠哥哥情意纏綿，惠哥被魯王召入府中侍奉，無緣相見。尚秀才求於羣道士，羣道士讓二人在其袖中相會。二人於袖中壁上題詩：「侯門似海久無蹤。誰識蕭郎今又逢。袖裡乾坤真個大，離人思婦盡包容。」

當然這是仙家故事，不過袖裡收納物件是真的。直到清代人們的衣服外面都沒有口袋，物件或放於懷中或藏在靴筒、袖中。袖子裡縫了口袋，開口的方向與袖口相反，呈收口的梯形狀。放些手帕、香包、扇子等小物件。不過袖中藏物並不穩當，舉手投足易丟失，丟了玉墜兒、手帕兒，是常有的事兒。有少男少女無意遇見意中人，於是袖口輕輕一抖，故意遺留下小物件，裝作丟了再回頭尋找是一次絕好的搭話機會，借此結成美滿姻緣。

並不是每次邂逅都有完美的結局，那着春衫的少女來到去年舊地，尋人不見，舊約難續，萬般失望委曲以致淚濕了衫袖。桃花笑，春風傷，柴門仍在，伊人不在，是流離於戰火還是遠走他鄉？不得而知，只有詩人拖袖離去的悵悵背影。而情癡小晏，與意中人久別重逢，疑當是夢，拿燈細看，我們不得不羨慕，雙方對愛情的堅貞與等待，當

年「彩袖慙慙捧玉鍾……歌盡桃花扇底風」的，是怎樣一位情深意真的美好女子。

幼時一度癡迷於畫工筆仕女圖。洛神顧盼，織女拋梭，嫦娥偷藥奔廣寒，百花仙子眨凡間，但見長袖迤邐，曼妙無匹。無數次趴在桌子上，一筆一筆學畫，畫高挽的髮髻，修長的手指，美麗的衣袖，袖口上的花紋。踏水雲時，寬大的衣袖隨風蕩起，飄逸輕盈，仙氣瀟灑，美出天際。翻開國畫畫家高馬得老先生的戲曲人物水墨畫，生動逼真，極具神韻。婉紫嫣紅開遍，如花美眷，是哪儿曾相見？書生長袖相合，深深一揖，彬彬有禮；少女以袖遮面，含羞含情，寥寥幾筆，風韻全出。尤其是衣袖，溫柔寬厚，柔婉婉轉。長袖下，雙目橫波，一腔情動，如詩如詞如小曲，似雲似水似長風，不着一言，勝有千言。意境之美，意會中。

風情婉轉的寬衣大袖今已遠去。然喧囂塵世，古風仍在。外出常見三兩着漢服的女子，髮髻插簪，長袖曳地，長袖輕拂，優雅行來。吃飯擺菜時將袖子拽住，喝茶時以袖遮杯，很是謙和文靜。頓時莫名的感動浮上心頭，從這服飾裝扮上，從女孩稚嫩卻快樂認真的舉止上，彷彿看到前朝與現代的瞬間連接，感受到一種鄭重的儀式感，和對中國傳統文化令人欽佩的堅守與傳承。